

著力
覃昌
锡张
摄影

说
门

珍藏

版

摄影

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摄影珍藏版

说 门

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说门 / 覃力著; 张锡昌, 覃力摄影. —济南: 山东画报出版社, 2004.6

ISBN 7-80603-949-X

I. 说... II. ①覃... ②张... ③覃... III. 古建筑
—门—建筑艺术—中国 IV. TU-881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30929 号

策 划 刘传喜

执行编辑 张锡昌

责任编辑 董明庆

装帧设计 蔡立国 张炜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2060055-5420

市场部 (0531)2098042 (传真)2098047

网 址 <http://www.sdpress.com.cn>

电子信箱 hbc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

规 格 143 × 214 毫米

4 印张 172 幅图 35 千字

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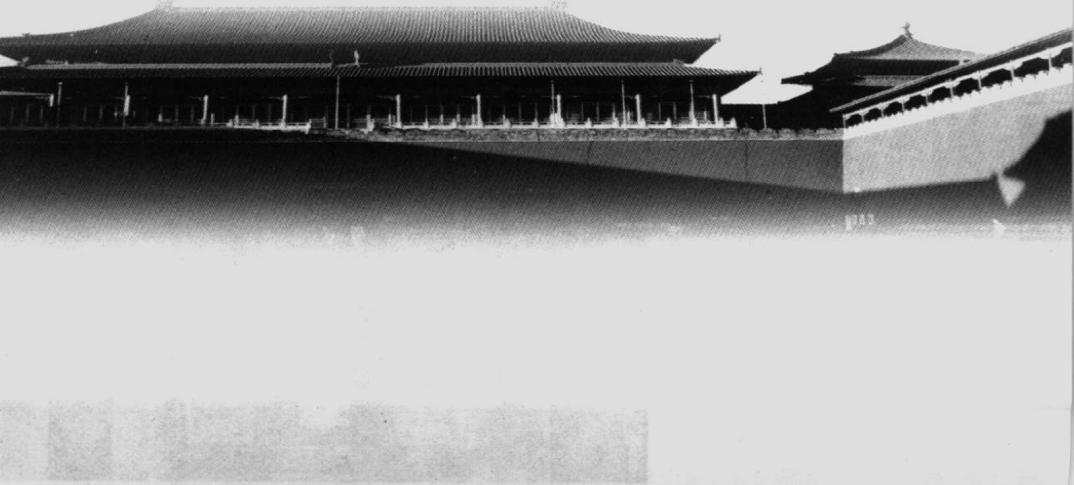
印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-8000

定 价 12.5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。

说
门
(一)



门是居处与外界之间的出入口，是建筑中不可或缺的元素，有房屋建筑就有门。《说文解字》谓门“从二户，象形”。甲骨文写作“”。为单扇，曰“户”；双扇并置，即是“门”。孔子曰：“谁能出不由户？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说的就是，门户乃是出入必经之处的道理。

门户可以沟通内外，同时也具有防卫的作用，是一种安全设施，可以有效地抵御外界的入侵，使内部得以隐蔽。《释名》对门和户做过这样的解释：“门，扪也。为人所扪幕也，障卫也。户，护也。所以谨护闭塞也。”的确，门户的设置，可以控制出入，实现外防内守，保障居所的安全，而且，门户还可以界定内外，作为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的连接点，或是空间序列之间各个层次



越南河内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慈云禅寺山门

北京故宫太和殿边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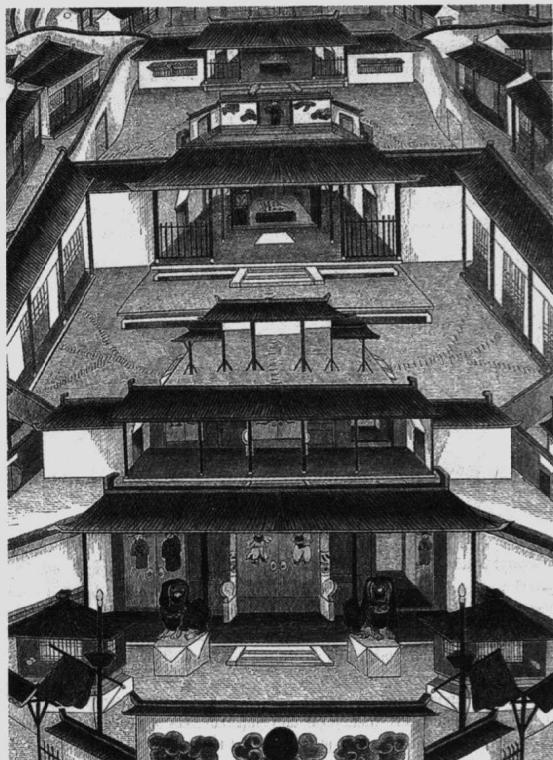


的连接点。

门的这种界定空间的作用，在中国古典建筑中表现得最为精彩。中国古典建筑，采用的是平面上横向展开的群体空间组织方式，由单座建筑组成院落，再由院落组成建筑群，由建筑群组成街坊，进而由街坊形成城市，而在这些不同层次的空间之中，起着界定和连接作用的，正是各种各样的门。单座建筑中有房门、院落中有院门、坊巷中有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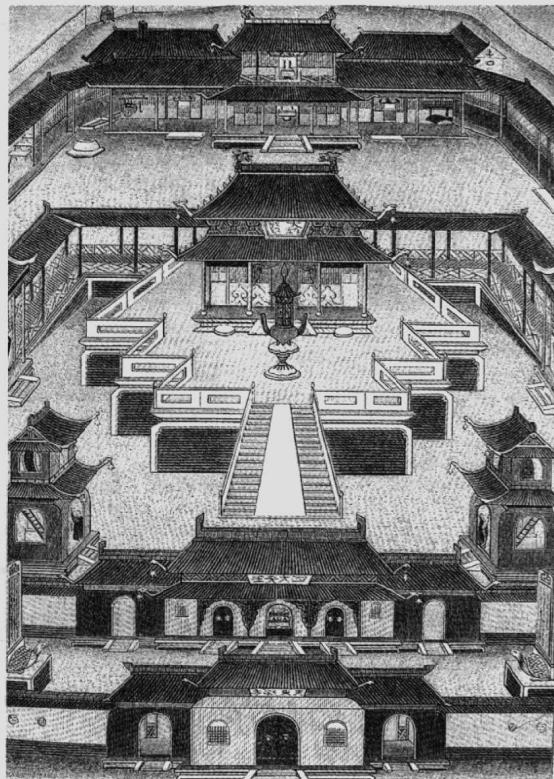
门、城市中有城门，在正面大门之外，又有仪门、后门、旁门、侧门。这些门在建筑个体和群体组合之中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，是中国古典建筑重要的表现手段之一。

作为出入口的门户，也可以叫做“门面”或是“门脸”，这说明，人们对门的经营十分关注和用心。门的形态既反映地域文化的特征，又表现着人们的理念和追求，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



由一个个小庭院组合贯穿的街门（示意意图）

南京某寺院示意图。依次为山门、天王殿、大雄宝殿、法堂、藏经楼。



中，门是建筑主人的身份和地位的象征，门的形制和装饰，也都直接关系到建筑的等级，折射着礼制制度，在社会上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所谓“门第”观念。而“旌表门闾”的做法，不但可以光耀门庭，而且，还起着倡导世风的作用。

在中国，门可以说是超越了一般的建筑范畴，它在人们的心目中，已经具有了伦理象征意义。门不仅仅是建筑艺术表现的手段，它还是内外、乾坤之界隔，是社会地位之表征，是告示传媒的

载体，同时，门也是德行旌表的对象，而门的自身，亦成为人们祭祀的内容，具有打灾、纳福之功用，并由此而演化出了能够驱邪迎祥的门神，成为一种影响极大、一直延续至今的岁时民俗。

所以后汉的李尤在《门铭》中说：“门之设张，为宅表会，纳善闲（闭）邪，击柝防害。”可见，门不但具有功能作用，还汇聚了多种文化意识，而且，门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意蕴，也是十分丰富

广西龙胜瑶族细门寨寨门



而深邃的。这些承载着千百年来的文化积淀和世事沧桑的门，一道道一重重，遍布在祖国的大江南北，构成了一幅幅极具中国特色的“门的艺术”和“门的文化”的画卷，着实令人心驰神往，可说是“九重丽



北京故宫长康左门

天邑，千门壮山川”。

建筑中的门，随其所处位置的不同，而有众多的名称，在皇宫大内称宫门，在官府治所称衙门，在寺庙道观称山门，在军营行辕称辕门，在普通的住宅叫门楼。而随着门的形制和功用的不同，又有门阙、城门、台门、屋宇式大门、衡门、屏门、格扇门、牌坊门、垂花门、棂星门等等不同类型的区别。真可谓是绚丽多彩，姿态万千。不过统而括之，中国的门均属于两大系统，即如

梁朝顾野王的《玉篇》所云：“在堂房曰户，在区域曰门。”也就是说，门有两大类别，一类是划分区域的门，另一类是建筑物自身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
划分区域的门，多以单体建筑的形式出现，它包括城门、台门、屋宇式大门、门楼、垂花门、棂星门、牌坊门等



北京故宫照壁之门

等。而建筑物自身的门，不论是外檐的房门，还是内檐的隔扇，都只是建筑物自身的一个构件，如格扇门、屏门、实榻门、棋盘门等等，与窗子、栏杆、花



北京故宫午门

罩等一样，属于建筑内、外檐装修的范畴。当然，这种划分，是在院落空间组织原则确立之后才得以形成的，或者说，是只有在门可以独立构成建筑之时，才能够成立的。

实际上在中国，门很早就被作为独立的建筑来对待，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遗址中的一号宫殿，就是由一座独立的门，和一座殿堂加上廊庑所组成的。这种“门屋+殿堂”构成院落的空间组织方式，主导了中国的建筑群体布局数千年，被《华夏意匠》的作者李允和先生称作“门堂之制”。所谓“门堂之制”，即是由“门屋”与“堂屋”、游廊等连同庭

院，一起组成一个院落组织的基本构成单位，再以这个基本构成单位，去组成建筑群、街坊和城市，门是这个基本构成单位的外在表征，而堂屋和庭院则是内部的使用空间。

门就成了建筑群体空间序列构成的重要元素。门既代表着一个以院落为中心的建筑组群的开始，又表示着前面一组建筑的结束，门是空间转换和心理转换的媒介，门也是建筑群体各个层次空间之间的连接点，它扩大了建筑组群的纵深感，并在总体空间序列中起着起、承、转、折的作用。特别是在大规模的重要建筑组群之中，门的这种作用就显





越南河内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玉寺壻之门



北京雍和宫山门前的石狮(老照片)

得更加突出。例如在皇宫之中有“天子五门之制”，就是在皇宫的纵深轴线上设有五座宫门，这五座宫门作为前奏和铺垫，不但标示着空间领域，而且，还使得整个空间组织序列显得层次分明，一层层、一进进地强化着空间效果、烘托着环境气氛。

其实，不只是宫室，衙署、寺院、庙祠，甚至是普通的住宅之中，门的数量也都不少。衙署在进入大门、仪门、戒石坊（公生明坊）等几重门之后，才是大堂、二堂和公署。很多寺庙也都拥有多重“山门”，通过头道山门、二道山门、乃至三道山门，或是牌坊门，才能够到达大殿。而大户人家的住宅，也是要经过大门、二门、垂花门等等之后，才能够登堂入室。可以说，在水平方向上展开的庞大建筑组群之中，空间组织上的节奏和韵律，基本上都是依靠这些“门”表现出来的，“庭院深深”的空间效果，也是依靠这些“门”创造出来的，所以很多人都认为：“中国建筑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，就是过了一门又是一门。”

由于门的建筑造型和数量关系到尊威治象，所以门在古代必须要按照礼仪制度来设置，“门制”也就成了尊卑贵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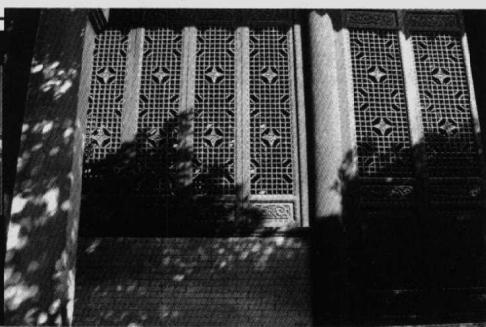
河南嵩山少林寺山门



西藏拉萨布达拉宫庙门



越南河内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庙门右门



江苏高淳吴家祠堂隔扇和窗

的重要表征。而门制首先对门的数量就有所限定，《周礼》中即对天子宫室的门制做过这样的规定：“王有五门，外曰皋门，二曰雉门，三曰库门，四曰应门，五曰路门”（郑玄注）。这是讲帝王的宫室可以建造五重宫门，而诸侯则只能建造库门、雉门、路门三重大门。这种以门的数量和名称来表示建筑等级的做法，是中国传统建筑布局的重要原则。

五门之制，一直被历代帝王视为古制，在宫室规划时多有运用。唐长安的皇宫大内即设有五重大门，从皇城大门朱雀门开始，由南向北依次为：承天门、嘉德门、太极门和朱明门。朱雀门相当于皋门，承天门相当于雉门，嘉德门相当于库门，太极门相当于应门，朱明门相当于路门。明清北京的紫禁城也是如此，从皇城大门到太和殿之前，也是五座大门：大清门（皋门）、天安门（雉门）、端门（库门）、午门（应门）、太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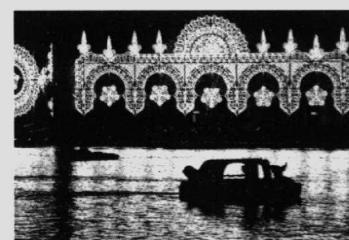
浙江武义俞源洞主庙门神



门（路门）。

“天子五门”的制度之外，又有九门之说，郑玄在《礼记·月令》注中云：“古天子九门，一路门，二应门，三雉门，四库门、五皋门，六城门，七近郊门，八远门，九关门。”这是在皇宫五道大门之外，又续上了城门、郊门与关隘之门，凑成九五之数，以征天象。九为阳数之极，五居中。《易经·乾卦》称“九五，飞龙在天”，是帝王之象，故帝位又称为“九五之尊”。

汉代官苑中门的数量，即常用“九



具有巴洛克风格的灯塑门扉
(上海长风公园)



江苏高淳老街茶馆隔扇

五”之数，来丽壮观、象天极。据《关中记》记载：未央宫“宫殿门八十一、掖门十四”，“两项相加为九十五，正合九五”之数。而古代宫苑中设门之多，亦可从中窥其一斑。

门的数量的多少，显示着王权的至尊威严，凝聚着封建礼仪制度，也表现了宫室建筑规模的宏大，所以历代帝王都非常注重门的设置，并不断地追求其建造数量，越是规格高的建筑，

门设置得也就越多。唐

长安城皇宫（太极宫）中，门的数量，就大大地超过了实用性建筑的数量。按《长安志》的记载进行统计来看，太极宫中称为“门”者，竟然达到了列名建筑的五分之三。北宋东京汴梁宫城内的门的数量，也大大地超过了列名建筑（据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），而明清时期北京的紫禁城，更是号称拥有“千门万户”。

从宏观意义上讲，一重门代表着一